

名

山

藏

名山藏卷之十三

臣今喬遠恭輯

典謨記

景皇帝

景皇帝景泰元年正月太上皇在迤北燒表告天地也先設羊酒斷頭山奉宴也先妻及酋衆進皮條爲賀是月福安縣賊首陳嚴四等作亂沙尤二縣鄧茂七餘黨羅應廖寧等復叛殺尤溪縣主簿突入清流殺掠閩正月韓王範坤薨大同總兵官右都督郭登敗虜栲栳山封定襄伯初喜寧引虜破紫荊關虜欲

以輕騎送上皇喜沮虜者再至是登獲虜謀言誘擾邊者出喜寧二月上皇居東勝州也先使那哈來朝上語也先使喜寧及高旺與之俱既行上皇使袁彬哈銘送微雨上皇曰此洗屍雨也喜寧不反矣高旺至邊亦言喜寧於邊人及野狐嶺右參將楊俊令邊人爲喜寧置酒將食縛之歸京師磔之市三日報至上皇亦喜曰我故言洗屍雨是月也命石亨佩鎮朔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巡哨大同都指揮楊能充遊擊將軍巡哨宣府太上皇第四子見淳生三月也先聞喜寧誅與賽刊王議領部屬異道入寇必送上皇遂

分園萬全寧夏慶陽天城鳳門大同等處皆不得利
四月上皇歎曰曷月予歸哉歸當居於逍遙之府哈
銘泣曰陛下非有畋遊荒亡之樂爲天下蒼生而來
歸當正位又何歎也旣數日上皇居豐州伯顏帖木
兒妻使使女問銘等曰今已夏煖何得炙薪皆言不
也我輩數人同一氊帳何地炙薪使女曰我謂薪焰
也氊帳上乃有火光歸語伯顏帖木兒妻妻以告伯
顏帖木兒皇帝帳上夜現光必有大福伯顏帖木兒
放鷹得一野鷄與酒來獻謂哈銘曰我今有一驗上
奏皇帝如大海潮時有一大魚落在水灘是大海魚

能淺水住潮來終去皇帝莫急是月監察御史許仕
達言自冬徂春災異數見黑氣四塞烈風拔木時雨
久缺臣考之經傳驗之人事天降災異莫不有繇臣
以爲天心仁愛欲陛下盡絕宴安酖毒之私奮發臥
薪嘗膽之志以成非常之功以雪非常之恥陛下宜
痛自修省日與輔臣講求治理耳目之娛荒寧之事
不使喪於心志居起服食凡百自奉亦宜抑損不令
過奢申戒群臣同加修省視雩南郊禱於皇天后土
如成湯申桑林之責高宗用祖乙之言庶可上副天
心下消災異帝曰善勅保定伯梁瑤佩平蠻將軍印

充總兵官與都督毛福壽方瑛勦殺貴州苗賊名王
驥還京廣西羅城賊首韋萬保攻融縣柳城賊首侯
公寒攻破古免高界等寨復攻藤縣殺指揮潘濟麗
水縣賊首朱必森復聚衆行劫殺縣丞一人縣丞葉
仁集民夫破之五月虜分道入犯河曲縣復犯義井
屯堡盡殺其守卒及指揮僉事劉受復圍代州寇宣
府已虜酋阿刺知院以虜主脫脫不花之命來遣其
參政完者脫歡貢馬請和至懷來使太常寺少卿許
彬錦衣衛指揮同知馬政往察其情僞完者脫歡言
講和退兵卽奉上皇還不且率衆大舉若見疑請以

為質帝問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陳循曰虜可和耶
循曰遣而備之是月旱不雨廣東賊黃蕭養攻廣州
府數月左副總兵都督董興等敗之蕭養中流矢死
函首京師梟于市六月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王直
率諸大臣言上下神祇陰誘虜使來請和臣等切
惟陛下大寶嗣登天與人輸永永無二陛下隆敬兄
之心尊為太上昭告天地宗廟社稷名位已定天下
之人皆以為宜令車駕還虜中太上尊居不復事天
臨民陛下但盡崇奉之禮即稱天倫之厚伏望俯從
虜請遣使答之如果至誠即別令大臣迎駕帝曰當

時大位卿等歸我非出朕心大兄蒙塵朕累使往虜
不聽從無如詐何于謙從旁對曰陛下大位已定誰
復異議若使盡禮紓虜難也帝曰從汝從汝旣出帝
使人追問曰卽使虜誰可者孰爲富弼文天祥王直
對曰孰非廷臣孰敢不應丙戌也先帖木兒奉太上
皇至大同城下郭登開門以迎朝服立于闔伏人城
上約駕入下懸闔及門虜覺復擁上皇去遂轉犯懷
來戊子月食七月以禮科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
郎羅綺爲少卿馬顯爲指揮使偕完者脫歡往以報
請和之議帝遺可汗及也先書不言及迎上皇事項

之虜主脫脫不花使復至求與廷臣同往王直等以請帝曰李實方行已命都察院右都御史楊善工部右侍郎趙榮爲正使都指揮同知王恩正千戶湯胤績爲副使與使同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量齋服食御用太上所需不報實至朝上皇皮帳布幃席地而寢獨袁彬等三人侍傍牛車一輛馬一匹以備徙營上曰爲天下生靈躬率六軍不意被陳友王振等所陷念非樂酒從獸以至於此也先送我固其誠意喜寧導行引破紫荊關再圖京城以此不得還歸後嘗一到小黃河一到乾河又復阻也先送我振寧

死矣陳友罪不可赦也因問聖母今上安否問舊臣
一一道其名姓上曰我居虜一歲矣何故不來迎歸
我衣服冠帶帽靴將得來否實對曰陛下蒙塵天下
臣民如喪考妣從虜中還者有言見陛下有言不見
虛實難知遣臣來探故不將得上曰汝言當今皇帝
及文武羣臣遣人迎我還守祖宗陵寢也可爲百姓
也可也先言不迎我擾邊十年亦不甘休我不足惜
須念祖宗社稷生靈實奏臣誠悲痛陛下昔日錦衣
玉食今至惡陋輒有白粲數升欲進厨下上曰此小
節爾朕念歸也實曰當日王振一宦官耳陛下何故

寵之太過以至今日上曰我亦知之無事時人皆不言今乃罪我我悔何及實退將行復朝辭請返國之日引咎避位上皇嘉之日暮上皇情色凄然實與虜使還朝具述虜情及上皇起居狀諸文武大臣合上疏曰臣等共詢李實言出塞道中行群虜聞欲議和皆舉手加額及見也先殊喜言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天日在上決非妄言引見上皇亦謂虜信上皇凄切不忍之情實又具道臣等切詳虜人悔過請和實天地宗社之福宜仍遣實詣虜迎復上曰虜詐楊善已去第以迎復之意書勅付虜使還文武大臣言虜非

詐也臣等詢李實詳矣虜使來和尚遣使答今請迎復乃不與偕是輕迎駕重講和也虜之復疑和且不終不迎駕歸何以和爲帝令再議李實言也先約臣迎駕毋出八月五日臣言須得朝旨不敢擅爲期也先言此期決不可失遂令酋長偕羅綺往大同一帶調回擾邊人馬臣還過宣府懷來見軍民始敢出郊芻牧誠非空言臣曩將命止爲講和迎復日期實出也先伏望陛下俯從群請卽遣材智大臣往脫虜有詐亦可塞之若過所期更欲使臣亦不敢往帝命再議及虜使還竟付迎復於勅書而已文武大臣復言

事會不再機不可緩願陛下體上皇之心順臣民之情不然虜人指此爲兵端矣乃命擇人以聞群臣皆言實方從虜來得其要領卽實可再帝竟不遣曰待楊善歸監察御史畢鑾等復言群臣之請切矣陛下必待善歸夫中國所恃者信義也不迎不義失詞不信就令虜詐我備在也不報翰林院簡討邢讓復以爲言帝曰上皇朕兄豈有不迎虜情叵測正欲探之情誠而迎又何暮焉八月楊善至虜中也先曰大臣來矣不可無信引見善於上皇所與伯顏帖木兒殺馬牛爲酒送上皇行也先彈琵琶妻妾奉飲居數日

菜土臺奉上皇臺端率妻妾酋長膜拜獻鞍馬貂銀
二鼠皮襖弓若箭賽刊王亦打野盤進酒上皇行也
先與酋長送車駕可半日許下馬叩頭跪解弓箭撒
袋戰裙以進諸酋長羅拜伏哭而去伯顏帖木兒獨
送上皇至野狐嶺進酒帳房既畢屏人語使哈銘上
奏天使皇帝來我遐荒我也先順天之意敬事皇帝
一年矣皇帝此來爲天下也爲邊城也歸時還當作
皇帝作皇帝卽我主人作音有緩急我可得告愬衆
虜皆道傍送駕進羊馬善口呼皇帝行矣伯顏帖木
兒再送駕出野狐嶺口上皇攬轡愬藉而與之別伯

顏帖木兒大哭歸而放圍得獐復使數十騎來追獻帝以太上皇且至勅禮部具迎復儀注兵部總戎具防變方略先是累奏不得旨至是群情欣慰朝下多官集議都御史王文厲聲曰來耶來耶虜不索金帛必索土地便謂上皇來邪皆相顧莫敢言于謙曰防變方略謙之職也胡濙上儀注宜令遣本部堂上官一員至龍虎臺錦衣衛遣堂上官一員并官較執丹陛駕輦至居庸關各衙門分官迎接土城外太上皇入安定門東上北門坐皇帝見畢文武百官朝太上皇自東上南門入南城大內帝曰迎居庸用轎一馬

二丹陛駕第迎安定門內戶科給事中劉福等言禮太薄帝曰朕之卽位非得已也尊稱太上何云薄耶禮部會議之胡濙言福無他意大抵欲皇上篤厚尊親帝曰太上皇自虜中寄言迎禮從簡朕敢違也朝退諸大臣得一亡名書聚觀之書上修史先生隱其名言都人一聞駕旋人人喜躍近之不厭遠望可知今日宜請主上厚奉迎之禮避位婉辭然後受命因述唐肅宗故事諸臣曰若封進或可感動上心胡濙以謂諸同官王直曰可禮失而求諸野王文曰不可匿名文書不得以告禮科給事中于泰以聞帝詰濙

何從得書漢言臣得之高穀帝怒命按捕其人高穀云臣得之隸隸云臣拾之道王文曰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千戶龔遂榮出承曰臣爲之胡濙因奏考之唐史天寶之亂玄宗幸蜀肅宗卽位靈武尊玄宗爲太上皇帝肅宗收復兩京迎還上皇至咸陽備法駕望賢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肅宗兩泣辭黃袍自爲肅宗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下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齡汝之孝也肅宗乃受此已行之令與政可効之良規今備法駕安定門內誠爲太簡帝

曰慮墮虜詐故簡其禮但大兄入城朕知尊親朕今
迎太上皇東安門內行叩頭禮畢領群臣隨至南城
內便殿太上皇升座朕行禮畢文武百官皆朝毋再
紛更癸未太上皇至宣府下詔曰朕之不明蔽於權
奸被畱虜廷聖母賢弟數遣迎取以天地之恩祖宗
之佑幸得還京爾文武群臣請重迎接之禮朕辱國
喪師其何顏復見是時禮部復請帝迎駕安定門外
文武衙門分官詣龍虎臺百官萬姓迎接土城外會
太上皇詔至帝曰太上皇命簡朕事已定乙酉太上
皇至雙泉賜袁彬以所御白綾衣及也先所獻戰裙

賜哈銘衽褥靴望日丙戌車駕還京至東安門送駕虜揭簾審視叩頭退帝迎東安門內駕入南宮文武百官行見禮庚寅以太上還京祭告天地社稷山川之神遂頒詔赦天下陞楊善爲左都御史仍掌鴻臚寺事王恩等賞有差宴虜使九月封朱謙爲撫寧伯十月祀故翰林侍講劉球於鄉賜祠忠節十二月己酉月食禮部請以正旦群臣朝太上皇於延安門詔罷

二年正月梁瑤擊苗賊於靖州大有斬獲二月南京雷雨擊損大報恩寺塔三月罷遣使入虜四月貴州

賊首韋同烈偽稱苗王聚興平之三截洞攻平越清
平衛梁瑤方瑛等會擊大敗之五月虜使來欲求使
荅諸大臣請許之以怒其心帝曰祖宗開創以來醜
虜遠遁不敢窺伺正爲絕其來往也小人通使語言
不一生生釁端朕甚恨之今其切已群臣復言虜情
至黠我備未修人情求不得則慚再則憤求而不得
虜無憤耶帝曰虜之狗竊未嘗忘心去年入寇京師
豈因不遣使臣國家久安計不在此太子太保兼吏
部尚書王直言比見聖諭絕虜講和臣知陛下有爲
之君也如是則當有以備之帝曰天下雖安猶備不

虞況今日耶有智勇謀略當舉用者總督總兵具名以聞亡論戎伍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金濂言我備未也虜慚而憤孰遏其釁昔漢高帝自將三十餘萬衆往擊冒頓而有平城之圍矧今人民邊儲凋弊耗損伏望念祖宗創業之艱憫遠近生靈之苦俯就所請答其來意帝曰朕志已定所引平城之事恐非臣下所以願國家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胡濙等言續出瓦刺番文一通令臣詳議觀其語意專在求使臣謂虜情雖謫未保其終然始則奉送上皇今又還我制使使人絡繹駝馬迭貢歸誠悔過亦不可誣夫厚

往薄來柔遠常經彼使再來此不一報似非其義往
年土木之事雖臣子痛心切齒皇上臥薪嘗膽之日
然邊無儲蓄之素野有奔亡之憂將帥趨生士卒忘
死爾者邊報稍急曾無一人敢言戰伐甚至張惶失
措安邦大計諒不如是伏望皇上深惟曲慮量遣往
和乃勅武臣修治軍實庶彼無可執之詞我有預爲
之計帝曰卿言良是朕志定矣遂賜虜脫脫不花王
可汗書曰朕自祖宗以來四裔來朝竝加恩待殊不
遣使至彼以此和好久久保全比歲可汗太師累使
朝貢朝廷嘉厥款誠頻使還荅豈期荅使貪功嗜利

激怒可汗太師致使前日暫失歡好以天之靈要約如故朕與可汗可不思所以保終之使至業厚宴勞所賜可汗若可汗妃有金銀及金銀器皿織金蟒龍文綺等物卽付領去自今但可汗使來朕終始善視决不食言六月戊辰朔日當食不食七月以邊儲不給許納粟補官八月壬申南京地震十月監生郭祐疏言曩以太上蒙塵門庭有寇謀國大臣欲紓急難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行之如故農工商販不分賢愚惟財是授使之驕穉親戚欺誑鄉里又有贓污之吏罷退爲民欲掩鄉閭之耻納粟納草冠

帶而歸何前日以財去職今日以財得官堂堂天下
藏富於民未有不得已之時而有此輕名爵濫章服
之意是以空乏示敵益啓寇心願裁止自今下大臣
議寢不行湖廣麻陽縣教諭章泰言三事其一曰願
陛下孝孝百行之本也曩上皇北狩陛下仰承母后
俯詢群臣以登大位臣竊以天意人心與祖宗所以
責望陛下者誠愈重而愈難視昔從容繼統故自不
同願陛下師文王之敬止朝問定省以承大內兩宮
之心其二曰願陛下弟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仰
惟宣宗皇帝篤生胤嗣惟上皇與陛下而已陛下莅

藩之初上皇留止京師豈不以手足情親不忍違遠
冀得時晤日見今變輅復還二聖重懼臣願陛下體
昔上皇友愛之心師古帝王因心之仁以父道尊事
上皇用子道教育儲聖百凡恩禮無替有隆三曰願
陛下武奮發威斷義理所安信之不疑行之必毅中
外曉然明知意嚮依憑城社者不敢肆昔日陰竊之
奸啗餌權勢者不敢萌昔日蘿附之詭則彼無厭醜
虜自凜然有虎豹在山之懼用以克戡大憝且無難
者下大臣議謂今上已行不須瀆聽十一月太上皇
聖節禮部請令群臣朝廷安門命罷

三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石康縣流賊入境攻掠縣治二月太上皇第五子見潤生四月帝有意廢東宮立其子見濟未敢發也太監王誠舒永請先賜諸大臣金於是賜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戶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高穀人白金百兩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江淵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王一寧戶部右侍郎兼學士蕭鎡翰林學士商輅人白金五十兩顧亦未敢發有思明府都指揮黃珖以罪繫廣西獄上書請立帝子爲皇太子帝喜下廷議皆請從珖請遂先置東宮官屬諸臣皆兼保傅等官支二俸

以悅群臣之心京師爲之語曰朝盡傅保部兩尚書
五月甲午廢汪皇后立見濟爲皇太子册見濟母妃
杭氏爲皇后改封太上皇帝皇太子爲沂王封次子
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六月大雨決旬河決沙灣
八月命都察院副都御史洪英等十七人分行天下
考察官員九月南京錦衣衛鎮撫司軍匠餘丁華敏
言臣竊見近年以來袁琦唐受喜寧王振等專權誤
國俱已敗露天下共知也臣草茅賤陋切見內官苦
害軍民事非一端恨在朝文武臣僚緘口不言不勝
痛哭流涕不惜一朝之命圖安萬乘之國臣切見內

官收積家財金銀珠石動以萬計豈能天降地出非
盜府庫則浚民膏害一也侵牟公侯房屋興造勞擾
害二也名爲家人義舅外親莫不輕肥縱橫恣睢凌
擊甚至入貲求仕莫差貴賤害三也蓋造佛寺用費
不訾以一已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租寄
戶郡縣繇賦丁力不應科征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
鹽數轉鬻與人先得勘合倍支鉅萬壞國家權法奪
商賈之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客旅倚勢賒賣負
賴不還害七也賣放匠人名爲伴當辦納月錢內府
監局乏人造作工役煩楚不堪害八也家人包攬各

色物件官府畏懼以一科十害九也董監工之役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嗟怨害十也伏望皇上鑑前車立後軌毋使蕭牆禍稔帷幄奸生令曹節侯覽復見今日下禮部寢之以南京地震雷擊獸吻江淮以北直至濟寧水漲滄沒禾稼房屋東昌府連接河南地方黃河奔決勅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爨巡視整理監察御史劉琚等言近者災異見示非由臣等切淮文武群臣德行才猷靡所表建而師保小官祿俸加倍侈必費財費必傷民近者戶部奏今年京師支放會計米銀動以千萬府庫將空欲將被

災田地覆勘追徵與其剝疲民之財孰若省重支之俸伏望聽群臣挹損辭讓亦消弭一端命關支兩俸者暫停其一年豐仍舊十月太僕少卿黃仕雋言臣訪得各處巡撫考察州縣官吏每憑里老以爲去留聞里老多因前官縱容往來囑託公事經攬收物營求催辦害衆成家積有年歲間有端已臨民輒貽怨恨反加誣污巡撫官輒因黜罷州縣官員一聞考察將臨盛設酒席邀求泣訴賄之錢帛以此多得保畱否則去之殆盡用是里老有權官司受制無籍刁民妄行告害亦緣於此乞勅該部移文所在巡撫分豁

詳審或彼此互詢或稠獨交察或獨步暗行或遙審面辯毋徒取迎送隨從電過風飛使猫鼠一家奸犬同害疏入命考察不實者坐之仕雋復言巡撫朝廷重臣三司所行多被掣肘况在任年久或變節怠終昔唐玄宗謂張說曰向令十道使出巡諸州以察善惡茲因東封始知負朕多矣今豈無如前所云乞勅所在巡撫大臣惟總大綱無親細事惟從輿論無執私見其事安民安之處可無巡撫亦令多官集議暫從省革從之也先遣使臣來朝貢馬復奏求中國使臣往報不許勅沿邊總兵官防備之鳳陽安慶浙江

湖廣諸府早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太上皇帝萬壽節群臣請賀延安門詔罷也先復遣使二千餘人入貢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疏言邦畿千里萬國瞻依禮樂刑政胥繇此出乃盜賊橫發披甲戴兵明火劫掠近聞所獲強盜俱言誰不懼死但以糧賞不得全關妻子饑餓難忍復審口外邊軍夜行日伏偵探虜情乃其月糧亦行減去致令窘迫是啓盜端實非儉道與減士饟寧損臣俸又聞山東河南南北直隸等處今年多被水患小民缺食盜賊潛起福建浙江蔓延可畏乞勅吏兵二部省冗濫去蠶食其文

武官俸糧六品以下者如故五品以上斟酌減支量
添軍儲尤望被災州縣蠲其徭稅暫停一應軍需遣
一二大臣巡視賑濟下多官集議以聞詔文武官俸
祿如故有冗員酌煩簡量省之十二月令布政按察
二使有缺三品以上連名會保以征湖廣苗賊功陞
保定伯梁瑤爲保定侯右都督毛福壽爲南寧伯
四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河復決沙灣三月大隆福
寺成寺甲京師費以數十萬四月復築沙灣決口辛
丑月食五月以黃珖爲都督同知名至京師管事前
府其家人繫廣西獄者俱宥之七月旱八月工科給

事中徐廷章言師保之位非具經綸調變之才不可
輕畀今每部增尚書一員都察院增左右副僉都御
史三十餘員又復徧加師保銜階高華猥濫所宜慎
重十月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徐有貞爲
都察院僉都御史往治沙灣決河十一月太上皇萬
壽節群臣請賀詔罷帝所立太子見濟薨諡曰懷獻
五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以山東河南連年水旱遣
平江侯陳豫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江淵往撫安之二月建昌武昌漢陽疫京師陰雪彌
月淮徐蘇松等府積雪小民餓凍死者甚多四月壬

午朔日食五月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監察御史鍾同竝請復東宮下錦衣獄南京城內火焚民居六十家死者三十餘人六月以雲南左布政使賈銓湖廣右布政使馬謹右參政徐備按察副使陳質定州知州王約清苑知縣吳宗慶治績有稱賜誥勅封贈及

二代陞左都督方瑛為南和伯

賈銓邯鄲人未樂甲申進士自刑科給事

出為大理知府潔已平政化洽上下會王驥征麓川兵興數年大理當要衝銓給軍不乏加陞參政仍掌府事已再陞為左布政使景泰四年入覲賜宴陞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兼巡河南往來二省便宜行事銓為政務實取名人有稱其善政推而不受以歸諸其僚屬成化二年召還理院事尋卒諡恭靖

樂人宣德丁未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浙江等處所運克派風錢王統中吏部尚書郭璣奏選為驗封郎

中以薦授湖廣右布政使。命同參將
張善御史侯。往總軍事。參督糧餉。日苗聚之類。
善有司橫征暴斂。諸則不變。盡先諭。安輯降附。
善分佈給賑。乃與善等督兵出沅州。後寧等處破攻。
溪溪等寨擒斬之。景泰中。復與善等攻破騰波等洞。
大小千餘寨。已復與參將李震。征青龍。漫揚山等寨。
賊靖州石壁等寨。賊武崗城溪平水山。言騰馬等寨。
賊陞左布政。復論功。陞俸。召人為左副都。
御史。巡撫河東。天順初。致仕。壽七十餘。

總兵官搃送賊子思棧發至京師。伏誅。十月癸巳月。

食十一月。太上皇萬壽節。群臣請賀。詔罷。十二月賜。

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勅曰。聞卿嬰疾。朕心惕爾。今。

命醫往視。賜卿白金五十。并賜羊酒白粲。卿其勉扶。

副朕拳捲。

六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太
上皇第六子見澤生五月冊子屋爲周王祁鑑爲趙
王祁鎬爲荆王是月旱閏六月淫雨七月命翰林臣
編纂宋元通鑑綱目監察御史倪敬等言天氣失調
災異迭見雨水霖霪軍民艱難臣等敢直陳修省之
助竊惟府庫之財不宜濫予游觀之樂不可無節曩
因齋僧累出藏金易米供給米價湧貴不免損民異
端惑衆無耕蠶衣食之勞征科徭役之擾厚之如此
則遐胤遠漠櫛風沐雨之窮軍荒年歉歲趨事赴役
之饑民又將何以濟之近聞起造燕室龍甍宴娛頻

繁木石資餉爲費不少恐非所以保聖躬隆聖德也
帝曰朕知秦王仕潔薨八月廷杖南京大理寺左少
卿廖莊降爲定羌驛丞遂併杖章綸鍾同於獄中九
月丁亥月食十一月太上皇萬壽節群臣請賀詔罷
湖廣苗賊攻圍隆里新化銅鼓諸城命方瑛佩征蠻
將軍印充總兵官往征之

七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命石璞撫安湖廣軍民二
月皇后杭氏崩時兩京群盜充斥三月以辰沅有警
勅石璞總督軍務四月湖廣賊首蒙能糾苗賊二萬
攻圍平溪衛城守備都指揮鄭東等擊敗之官軍乘

勝追剿斬獲無算彗星見五月纂修寰宇通志書成

六月太上皇第七子見浚生是月淮安揚州鳳陽三

府大旱蝗徐州大雨水河南亦大雨河決開封河南

彰德泮沒無筭七月命伶人李安爲錦衣衛百戶

安姓

惜兒自教坊入侍封左都督吳安爲安平伯兩畿山

得幸故有是命

東西江浙諸省蟲蝻旱疫八月廣西流賊破欽州虜

知州姜原性裁省天下添設官員九月戊子道錄司

右玄義仰彌高奏近聞東南蝗疫盛發河間等府旱

澇相仍而圻甸之間盜賊充斥八月二十九夜迅雷

雨雹九月初九太陽無光色紅如血薄暮太陰色亦

紅近者陰霾連日不散此殆圜圉寃滯之徵乞勅法
司明清庶獄詔曰朕屢命諸司平反諸獄今有逮問
未完速斷遣之諡宋臣文天祥曰忠烈謝枋得曰文
節十一月太上皇萬壽節群臣請賀詔罷十二月癸
亥帝有疾且以星變罷明年元會

八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是時帝疾不瘳儲嗣未定
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君之意司禮監陳王誠與
大學士王文謀取襄王子立之其事漸露太監興安
顯群臣請復迎立太上皇學士蕭鑑不可王文持兩
端丙子群臣聚而屬奏草於左掖門乞早建元良以

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請易建曰擇旣上奏不允
丁丑將郊帝力疾出宿于齋宮戊寅遣太子太師武
清侯石亨攝祭庚寅上不視朝者三日矣群臣復請
議立太子禮部尚書姚夔與大學士商輅議率百官
伏闕請辛卯集朝房夔屬輅奏草輅屬草曰陛下宣
宗章皇帝子宜復立宣宗章皇帝孫皆曰善疏具日
已暮皆出而石亨與徐有貞等夜奪門迎太上皇出
南宮卽皇帝位太上朝鳴鍾鼓帝曰于謙耶旣聞故
曰哥哥做好居數日太上語近臣曰皇弟食粥可望
差耳帝竟崩號廢帝戾邸王葬之西山憲宗十一年

上尊諡曰恭定康仁景皇帝改陵寢祭禮如諸陵先是正統中京師小兒禱雨之謠曰雨地雨地城隍土地雨若大來謝了土地雨御地弟音相近也蓋至是驗云

名山藏卷之十四

臣何喬遠恭

典謨記

英宗睿皇帝

上居南城七年矣景帝伐宮樹錮宮門已無復天下
意景帝病所立太子薨上太子久廢司禮監太監王
誠與大學士王文等謀迎立襄王子未定群臣且上
章請惟景帝所立都督張軫與其弟輓武清侯石亨
太監曹吉祥謀請上復位鴻臚主簿萬祺知祿命告
亨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亨告太常卿許彬彬曰社

稷功也雖然彬老矣徐元玉才有膽盍圖之元玉者
副都御史徐有貞也亨等夜過有貞有貞曰太上出
狩非以遊畋爲國家耳南宮雖錮民無離心奉以復
辟天人同符在此時也一再日亨等復過有貞有貞
升屋步乾象曰可矣在今夕相與密定計有貞曰今
虜騎薄都城公總兵也莫若名備非常納兵闕中皆
曰善遂倉皇出會曹吉祥及靖遠伯王驥都御史楊
善兵部侍郎陳汝言等至長安門下門開亨等以兵
千人入有出入者輒呵止之宿衛皆驚有貞收諸門
鑰投水竇中時方四鼓天晦亨等亦恇惑有貞大呼

曰時可矣勿退率衆薄南宮門錮俄隱隱有開戶聲
有貞使數人舉梁厲以衝門勇士踰垣入毀之城
中黯翳軌等入乃燭太上皇燭下獨出曰爾何爲俯伏
合聲請陛下登位揮士進輦皆驚顫莫能舉有貞挽
之前擁上皇登遂夾輦行忽月星明輒上皇顧問有
貞卿等爲誰各具官對昇導入自東華門門者呵之
上曰吾太上皇也遂翼升奉天門諸臣推御座門中
上升座鳴鍾鼓群臣之請立太子也景帝許以是日
朝群臣皆待而帝不可起有貞等號曰太上皇復辟
矣趣入賀舉朝震駭遂皆呼萬歲日中群臣各朝服

奉上登奉天殿行卽位禮時正月壬午日也是日命
徐有貞兼翰林院學士參預機務於內閣執少保兼
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謹身殿大學士王文司禮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
王勤等付錦衣獄頃之改陞有貞爲兵部尚書兼職
視事如故陞許彬及大理寺卿薛瑄皆爲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參預機務於內閣下故都督同知
黃玠子指揮同知翰於獄謫戍之科道官劾大學士
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王偉黨比王
文于謙迎立襄王子事上命群臣廷治之告卽位于

宗廟陵寢詔天下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四年民物康阜北虜爲變朕念宗社生靈親率六師以庶弟邸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皇天悔禍虜酋格心奉朕南還監國之人旣無復辟之意反爲幽閉之謀旋廢皇儲爰立已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失德良多朝政不臨人心斯憤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群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請聖母皇太后祇告天地社稷宗廟以其日復卽皇帝位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咨爾萬方臣民同秉忠誠會歸皇極布告天

下咸使聞知封石亨爲忠國公張軼太平侯張軼文
安伯楊善興濟伯皆予世遷景帝杭后祔廟主於別
室陞曹吉祥嗣子錦衣帶俸指揮僉事欽爲都督同
知吉祥姪鉉及太監劉永誠姪孫聚蔣冕弟成業兄
成達俱爲錦衣世襲指揮僉事皆以迎駕功群臣雜
治王文于謙陳循罪言謙與王文江淵及太監王誠
舒良張永王勤景泰中串同故都督黃竑構成邪議
更立東宮尋復逢迎廢黜江后陳循蕭鎡商輅不能
阻又附之謙文舉用項文暉王偉古鏞丁澄等樹黨
行私比因景泰皇帝不豫在廷諸臣請立皇儲而謙

文誠良永勤意欲外向已見群情迎復皇上乃圖糾
合逆旅欲擒殺總兵亨等循鉉輅淵士悅偉鏞澄文
曜俱知不告言坐謙等謀反當凌遲循等知情故縱
斬死罪學士薛瑄請輕之乃命斬謙文誠良永勤于
市籍其家謫循淵士悅文曜充軍鐵嶺衛罷鉉輅偉
鏞澄爲民忠國公石亨言迎駕者於上封右都督孫
鏜爲懷寧伯董興爲海寧伯餘論叙有差凡奪門者
陞三級保駕守門者陞一級蓋三千餘人景泰中諸
群小皆伏誅增給石亨張軌祿命楊善理左軍都督
府事進封會昌伯孫繼宗爲侯予世榜示王誠于謙

罪于天下陞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爲本部右侍郎
二月以太后詔廢景帝爲郕王復號郕王母后爲宣
廟賢妃皇后爲郕妃懷獻太子見濟爲懷獻世子革
肅孝皇后諸貴妃封號徙王文于謙王誠張永舒良
家屬充軍口北開原等衛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軒輓爲刑部尚書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
學士參預機務於內閣封都督曹義爲豐潤伯焦禮
東寧伯施聚懷柔伯調左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參
政尋罷爲民不叙陞都督僉事石彪爲左都督同知
充遊擊將軍領兵巡哨大同月食郕王薨諡曰戾以

水蠲保定河間稅糧遣刑部侍郎周瑄往賑之畿內
饑順天民聰粥民四月賜褒勅特賜忠國公亨祿米
前後通三千石進封廣寧伯劉安爲侯廣西蠻賊黃
公好等叛總兵安遠侯柳溥討平之三月陞錦衣衛
指揮同知門達爲指揮使指揮僉事袁彬爲指揮同
知巳巳立太子封諸子見潯德王見澍安王見澤崇
王封徐有貞武功伯陞李賢吏部尚書兼職如故因
命有貞兼華蓋殿大學士仍供文職于文淵賜勳號
散官奉書襄王瞻塏曰先帝惟叔父親宗室惟叔父
賢姪簡祁鈺官得叔父陳言愍安二疏循覽再三比

於金膝皇太后感嘆不已叔父云欲朝覲姪亦喜見以篤親親卽時氣候清和敬遣太監時齋奉勅符若書迎請叔父從容就道姪竝俟叔父之至命石亨充總兵官佩征虜副將軍印搜虜於延綏命興濟伯善兼禮部尚書靖遠伯驥兼兵部尚書都督石彪奏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違法繫治京師上問李賢富何如對曰其在大同公以斷上曰彪將惡其不利也名錦衣門達必審究之旣多誣賢曰欲卒白當再勸請遣給事中郎中二員上曰使武職一人同之不者彼謂文臣相黨命左僉都御史林聰賑饑於山東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勅曰朕惟御史內糾百官外按方隅受朝廷耳目寄苟非其人曷任稱使景泰失政臺憲進選每出私門當官者或枉法鬻獄言事者或濟私罔上出巡者或張聲勢作威福官邪不做紀綱蕩然爾承朕簡必奉公正已督率咸脩御史不職爾等察舉爾等不職亦聽御史糾劾黜幽陟明國典斯在四月上名諸大臣曰中外民艱皆因有司匪人卿等審察先有犯贓復職及見任操行不端政績無聞老有疾者具以奏命內外法司審錄罪囚襄王瞻墻至見之武英殿勅刑部右侍郎

黃仕儁賑濟近畿山東饑民五月命都御史馬昂賑
饑山西以民饑減歲辦物料之半御史楊瑄上書言
石亨曹吉祥奪民田上示其章於徐有貞李賢皆曰
御史言正上嘉之六月彗星見室宿十三道御史張
鵬等以上嘉瑄合章糾石亨不法事章且上石亨懼
入譖上命收鵬及瑄面詰諸御史於文華殿悉下錦
衣獄究主使者錦衣衛以右都御史耿九疇右副都
御史羅綺名上遂并下獄鞫之獄詞復言主九疇綺
者大學士有貞學士賢上命科道官劾有貞賢專擅
威權排斥勲舊并下獄復命吏部覈御史給事中年

二十五以上者留任事三十五以下皆外調之於是
給事中圮御史禎等四十餘人竝得調是日大風雷
雨雹發樹壞屋奉天門東吻牌摧毀乃降有貞爲廣
東右參政賢爲福建右參政九疇爲江西右布政使
綺爲廣右參政十三御史盛顥等調知縣楊瑄張
鵬謫充軍玘禎等復職如故命通政司左參議兼翰
林院侍講呂原於內閣參預機務薛瑄乞致仕許之
追贈故御史鍾同爲大理寺左寺丞命翰林院脩撰
岳正於內閣參預機務留李賢復爲吏部右侍郎彗
星示變占謂應在母后已巳上親告于皇天上帝兼

為母后祈福誅左副都御史蔣琳梟其首貴州

貴州按察

命率李叔義奏琳恃于諫商駁為梟梟杖梟上揮千百戶逼竄土官錮死守邊都指揮趙信擅籍其家懼無罪者數十人番異職按察使張流巡按御史靳敏俱勒殺之且納海及指揮吳昇賂薦理按察使都指揮奸留苗賊男女市銀千餘兩誣叔義等以上私罪命給事中汪浩同巡按御史楊貢往察覆章先後上聞上曰琳貪淫暴惡又係姦黨錦衣衛即逮鞫之既至訴叔義誅已且云貴州亂黨之後邊事窘迫夷情兇狠態姦宜嚴故多怨誘浩貢因已就逮遂不公於案驗且臣遠在萬里豈知于謙等不執之謀上不聽命廷鞫之坐琳謀殺人斬決

七月復執徐有貞下獄不待時遂命梟琳首於貴州

丙寅承天門夜灾丁卯上躬禱昊天上帝后土皇祇

曰恭惟皇眷命臣承統卽位以來星變不消烈風震

雷拔樹壞屋午門吻牌摧毀承天門樓被災屢見變

異深懼不勝意者事天法祖未盡誠歟爵賞刑罰未
當歟忠良未盡用姦邪未盡去歟所見不明信讒佞
歟節儉不崇侈財用歟徵斂掎剋之未息而刑獄寃
濫之未雪歟思過省躬仰體仁恩大赦天下伏祈由
賜洪原用寧邦家臣不勝待罪惴懼之至復遣告于
太廟社稷山川勅諭群臣曰朕以菲德膺乾復祚圖
治雖勤應天無效六日丙寅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
知所指意者敬事天神有未盡歟善惡不分用舍乖
歟曲直不辨刑獄寃歟征調多方軍旅勞歟賞賚亡
度府庫空歟請謁不息官爵濫歟賄賂公行政事廢

歟朋姦欺罔附權勢歟群吏弄法擅威福歟征斂徭
役之泰重閭閻田里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倖進忠言
正士不用歟抑文武有司闕葺酷吏貪冒無厭致軍
民失所歟此皆所繇傷和致災而朕或未明也爾文
武群臣股肱耳目休戚惟均果有直言必當無隱其
或躬蹈前非亦宜洗心改之遂下詔大赦天下陞李

賢爲史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掌文淵閣事調許彬

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許彬寧陽人以舉人選入翰林

累陞脩撰下統己巳陞大理寺少卿兼翰林侍詔提
督譯書英宗自虜地將還遣近臣迎駕彬請往謁見
於宣府爲英宗草罪己之詔繇是見知景泰末與石
季定復辟謀事成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文舉與復官仍致仕卒贈禮部尚書諡襄敏格原有
吟詩議論盡盡不切於用晚預機務方欲謝絕平昔
舊游惡其變態誘議生騰命岳正仍於內府授內使書頃之外調
爲欽州同知軒輓乞致仕復以故廣平侯袁容庶子
瑄襲侯富陽侯安順侯成山侯保定侯子皆許襲伯
黜徐有貞爲民金齒進封南和伯方瑛爲侯封都督
陳友爲武平伯後軍都督石彪爲定遠伯予世左都
督楊能爲武強伯右軍右都督李文爲高陽伯俱流
上諭戶部自遼東抵陝西邊軍良苦其遣給事中并
司屬官各六人齎金分勞之人二金八月甲午以彗

星未滅躬禱于昊天上帝丙午月食安置王竑於陝西報書襄陵王冲炆曰日出視朝禮經所載古人君是常王念予朝昧爽侵冒風寒親親忠愛感德良厚九月命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彭時於內閣參預機務封通許王子墮爲周王瀟王佶焯薨報代王仕壘書曰承惠棊棹雖王國佳產道遠人艱自後無再謫岳正充陝西衛軍十月賜故太監王振祭葬賜杭州府宋岳飛祠曰忠烈有司春秋祭彗星復見於角宿勅處士吳與弼曰朕惟勞於求人乃成無爲之治樂於心勢斯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博聞

慈藉抱略不求聞達嘉遯園丘瞻茲高誼渴望來儀
特遣行人曹隆往詣爾居徵聘赴闕仍賜禮幣以表
至懷尚欣然首路副朕翹跂上謂李賢曰建庶人文
堯與故吳庶人允媿媿屬淹禁且六十載親而亡罪
朕不忍其久繫賢頓首曰堯舜之心也皇天后土太
祖在天之靈實臨陛下遂白太后出之左右或言不
可上曰有天命者任爲之乃居之鳳陽令有司給月
米薪炭婚娶出入聽自便復給火者二十多人十餘
人遣內使溥等六人守視使令勅群臣曰建庶人等
幼累于前人拘幽至今朕欲群生皆得其所况懿親

哉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加賚送聽從婚娶以演後嗣庶天下謂朕親親焉勅中外寺額曰真慶嘉福圓林觀音淨覺普壽南泉雲間慶寧永慶妙亨常樂顯寧惠明昭靈昭寧碧峰護國景會福嚴靈雲報因報國大勝清源普利英臺慈會興善淨業廣福崇化法空廣惠延壽龍泉普濟靜仁業慶龍興凡四十寺命工部爲忠國公造宅十一月上曰山東連年災傷民甚艱難雖已遣賑朕尚念之吏部其就於本布政司推選廉能官一員專行撫恤吏部舉右布政王宇遂以命之命左僉都御史王儉賑貧於徐州陸辭上曰

徐南北要衝民艱朕惻然設心賑濟毋恤庾倉定文
官封贈誥勅例一品四道二品三品三道四品至五
品二道致書襄王瞻墉曰茲予初度承惠多儀加以
玲瓏碧玉之帶書曰分寶玉于伯叔之國于施叔父
宜也乃承惠于叔父敬酬白金綵幣匪曰展親特表
謝敬賜中外寺額曰清光永泰龍泉靈巖歸義隆安
地藏重熙法幢延供華光普陀大雲海會智安福勝
普應青塔陽坡穀積石佛夕照普安通法普仁嘉福
法寧開化大寧法寶罔極永峯圓廣觀音顯法永福
保安崇慶廣福圓真凡四十寺十二月封曹吉祥嗣

子左都督欽爲昭武伯虜寇莊浪等處命太傅安遠侯柳溥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右都督過興充副總兵都督同知雷通充右副總兵武平伯陳友充遊擊將軍往陝西勦殺之禱雪于宮中

二年正月庚申朔六科十三道劾兵部尚書陳汝言諸不法事文武群臣奉詔鞫實命固禁之己卯尊皇太后爲聖烈慈壽皇太后詔天下二月封都督同知楊信爲彰武伯韃賊入境命大同總兵官高陽伯李文遊擊將軍定遠伯石彪調領精兵往延綏等處會彰武伯楊信等禦之有斬獲上曰朕聞向者土木陣

亡官軍至今南山河南北一帶骨骸尚暴露甚憫然其命瘞收之三月廣西賊流劫博白及廣東寧川永安千戶所等處勅鎮守臨清平江侯豫山東東昌府青萊諸府故多安插夷人朕念東凶連歲民流離困敝恐因而相聚爲非勅至其往來飭兵盜生翦之四月乙丑皇太子初講學于文華殿戶部奏副都御史聰言山東諸郡縣逃亡死絕之數覈視皆實上曰稅糧草束急除之逃亡戶令有司盡心招撫東苗十三番賊首干把豬等僭稱僞號攻劫都勻等處命湖廣貴州總兵官南和侯方瑛調兵勦之石康賊攻破博

白縣勅曰近聞皇親公侯伯文武大臣中多有藏匿
罪人亡虜有令家人強占外州縣軍民田地有起蓋
房屋把持行市有詭名中鹽挾制官司者夫京師天
下本貴戚近臣四方視効欲無干朕憲在守位循禮
矣比會昌侯弟顯宗姪璘令家人私造房屋罔市利
朕不敢用外戚故屈法也諸臣有犯前所云者自首
免罪不首自發者罰無赦家人投托人皆永適戍邊
五月冊秦世子公錫爲秦王處士吳與弼陞見命爲
左春坊左諭德辭并封還勅幣不許遂見與弼于文
華殿從容顧問辭職之意上曰重卿學行特授宮僚

頌輔太子與弼終不受遂賜宴于文華復賜綵幣羊
酒薪米遣中官送至寓舍上謂李賢曰曩者奉迎之
人紛然請革邊巡撫今聞武官貪縱暴橫無所鎮壓
之朕乃知其謬卿與王勰馬昂仍擇可者遂命白圭
巡撫遼東王宇巡撫宣府芮釗巡撫甘肅陳翌巡撫
寧夏皆從各省布政使陞爲右副都御史以行李乘
巡大同則以右僉都御史往徐瑄巡撫延綏則以監
察御史往上曰有文臣則武臣不得遂私其卽日遣
召之已而馬昂言東苗十三番等賊急乃復以白圭
贊理貴州軍以太僕卿程信爲僉都御史代之安遠

侯柳溥敗虜于涼州都督同知雷通自永昌來援遇虜懷安站亦敗之七月賜吳與弼勅曰朕惟英君誼辟莫不好賢求士聞爾與弼懷抱道德嘉遜林丘特行徵聘惠然肯來深慰朕心用授春坊諭德煩輔東宮固辭難拒今仍遣行人送還故里賜爾銀幣復命有司月給廩米二石爾其優游桑梓尊仁樂義儻精力未衰尚無忘纂述輔教垂世以繼前賢虜欲寇寧夏命寧遠伯石彪充總兵官佩征夷將軍印左都督劉深充副總兵官往勦之勅三法司曰御馬監都指揮千百戶并勇士小廝自倚善騎射恃寵怙勢自今

但坐事者不分輕重錄取上裁伶人有謀陞伶官者
特發充邊軍上謂李賢曰朕念曹吉祥隨侍舊人每
有干請多曲徇之吉祥不顧可否無厭足雖朕十不
可二三四方奏事者不知謂必行往往造門求通朕
斷以公道八月勅諭李賢彭時呂原曰朕欲覽于天
下輿地之廣我文祖太宗皇帝嘗命儒臣未究厥緒
景泰間雖已成書繁簡失當卿等尚折衷精妥繼成
初志用昭我朝一統之盛九月復以軒輓爲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甲子駕幸南海子上謂李賢曰朕朝
罷膳後閱章奏易決者下有司可議者送先生參詳

當乃出左右乃曰陛下自勞非養生道又曰內閣可無送朕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拜天畢省奏章既剖決謁奉先出視朝不爽于時度退朝召問大臣商略機務於文華復省奏章省訖還宮至申又如之暇則聽內政暮乃休母后所旦朝有命則間一日隆冬盛暑則五日左右亦曰陛下自勞非養生道賢對曰陛下孝敬精勤古賢君何以加此願持母哀上曰朕之行此亦有何勞便於安逸怠荒至矣十月鷹坊司內官請出獵不許固請許之上曰毋擾州縣朕跡爾矣內官至果多索有司禽獸以進曰獵所獲上

祠三月下右僉都御史李秉錦衣獄罷爲民四月增
建南內殿宇龍水縣獐賊鳳弟吉糾合廣西流賊爲
變兩廣都御史葉盛擊敗之召石彪楊友還論功進
封侯方瑛白圭勦東苗克之俘干把豬等于京師廣
西流賊糾廣東懷集縣獐賊攻破開建縣殺知縣典
史巡簡廣西徭獐苗賊出劫殺勅鎮守兩廣左少監
阮能朱詳總兵官左都督劉深副總兵都督同知歐
信等協心勦捕下雄縣知縣秦紘錦衣獄贖罪調邊
方五月禁商旅攜違禁物貿易諸夷中廣西流賊破
容縣劫潯梧柳慶南寧諸府州縣六月命巡撫官以

歲暮赴京師議事七月封幼學爲藩王八月下石彪
錦衣獄勅曰我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紀照臨天下諄
諄誥戒董正百官製鐵榜以諭功臣當時臣下凜凜
然近來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大臣
及近侍官員多不遵禮禁私相交往甚至阿勢泄事
因而結構百端卽如定遠侯彪圖謀鎮守令指揮等
官假進奏詞事發被劾輒有情熟近侍潛報消息官
之不正無此爲甚今後爾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
互通給事中御史亦不許私謁文武大臣敢有阿附
漏泄輕則發戍重處死錦衣衛指揮親軍近侍尤不

合與諸臣交通他衛指揮以下非出征時毋得輒候
公侯門違者如鐵榜處治田州府頭目呂趙殺知府
岑鑑瀋王之封也脩武伯煜刑科給事中儼實充使
既至受王饋上使較尉覘得之逮下獄書告宗室諸
王曰正統初勅朝使無得需索王府物犯者處死家
戍邊嚴矣脩武伯煜給事中儼近復玩無忌王府資
費有限豈堪如此念我親族申明舊例後有違至者
飲饌之外毫無與也九月廣西流賊犯廣州界命都
御史葉盛并總兵鎮守等官調度所在官軍士兵勦
除調石亨家屬指揮僉事寧等十人於雷州等衛凡

繇亨進者皆降謫有差肅州火延燒五千餘家死者六十餘人十月己未駕幸南海子命石亨閑住許冒報奪門陞官者自首改正敢隱者罪益首改者四千餘人十一月勅諸王毋干預有司事湖廣旱饑命設策撫賑光祿寺請陶器於饒州凡十三萬三千有奇工部請減八萬以紓民從之十二月月食

四年正月己卯朔虜二萬寇榆林總兵官彰武伯楊信禦之有斬獲下石亨獄籍亨及彪家上諭李賢曰天下諸司朝覲大集旌異之典當如祖宗之故既吏部舉右布政使賈銓梁燦蕭昺徐景李顥按察使劉

我知府丘陵胡濬知州張福知縣張暄等十人各賜
錦衣一襲鈔千貫宴禮部隨禮部尚書銓為
副都御史二月廣西獍賊流劫永州攻破桃川枇杷
三千戶所未明江華二縣石亨死獄中誅定遠侯彪
癸酉幸南海子致書襄王瞻塔曰叔父欲朝朕亦欲
一會敬遣太監定奉勅符金牌迎請可從容就道從
行人數惟叔父所定廣西蠻賊破信宜縣三月己卯
幸南海子辛卯幸仰山窪協贊廣西軍務監察御史
吳禎平呂趙斬之四月襄王瞻塔來朝命宗室王府
無子者方許請繼室子八歲方許請名女子歲十五

方許請封著爲例致書襄王瞻培曰叔父來覲晤間
屢聞嘉言裨益良多及叙親情乃知世子妃病未有
出而庶長子已十歲知向學朕甚喜之重闈之下宜
有令孫茲特立見淑爲襄世孫以遂叔父裕後之懷
叔父母遜復書曰朕念叔父國家至親雅有賢譽宜
享優游之樂每歲秋冬間可出城遊賞三五次或世
子郡王從亦可玩覽山川獵取禽獸暢懷怡情焉乙
卯王辭上送至午門外握手泣別王拜上亦拜王起
行數步顧且拜上使中官掖之王起行顧且拜者以
十數上目送出端門六月月食七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上患脚氣不朝者累日甲午朝朝罷召李賢王翱
馬昂愍問良久賜金若宴湖廣當造紙工部言楚饑
請成造於不災州縣上曰皆罷之八月命湖廣有司
加意恤賑其租稅上諭戶部曰四方奏報水旱民多
困苦朕甚憫焉其移文巡撫巡按官覆視災傷甚者
租稅悉除輕者量蠲之不能自給者速發廩賑濟禁
假較尉行事害人者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
遠西擁衆南行已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遣都
督顏彪馮宗領兵往備之上召李賢王翱於武英殿
曰戶兵二部缺侍郎誰可賢曰副都御史白圭可兵

部翔曰故南京戶部侍郎馬諒服除可戶部遂用之
九月趙王祁鎡薨虜圍大同右衛命撫寧伯朱永都
督白玉鮑政統領官軍巡邊於宣府十月閱騎射西
苑賜總兵官會昌侯孫繼宗等宴鈔騎射官賜鈔有
差謂學士李賢彭時呂原尚書王翱馬昂曰爲國重
武練武先騎射皆頓首稱善遂皆錫宴鈔戊辰幸南
海子十一月復閱隨操武臣侍衛勇士賞賜降將領
一等閏十一月予襄王瞻墀書曰承惠藥及方已祗
領惟衛生之術先資藥餌而方書不下數十家非考
閱參驗之至疇得要且良叔父明達仁恕留心於此

良方佳劑親愛惠予感愍之深布此以謝庚戌幸南海子戊午曉刻日食四分有奇掌欽天監事禮部侍郎湯序不預奏上切責之李賢曰天戒有在人君正欲因而儆懼湯序奸不忠乃不奏聞序凡遇災異皆隱不言見象變必曲解說或將天文書所載不祥語改削進遇吉兆卽詳呈序奸不忠無所容遂及監正副等官皆執下獄因降序爲太常少卿己未幸鄭村垣閱仗馬十二月鎮守大同總兵高陽伯李文太監陳瑄屢爲虜所掩襲不實奏下獄治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閻彞言開辦銀課內外等官擾害軍民狀忤

旨下獄已降爲平南主簿上召李賢曰吏部缺侍部
尚書王翱老當得一人佐之其與訪擇明日以副都
御史崔恭奏上曰善因論徐有貞才自金齒放還家
鞏昌同知崔達任滿鞏人乞留爲其知府從之是歲
賜致仕四川按察僉事王琦金以周其貧

五年正月壬寅朔遷代府山陰棄垣於蒲宣寧隰川
於澤靈丘於絳懷仁於霍大理少卿李茂卒上諭李
賢曰大理法官今雖有寺丞二人名位輕恐不敢與
法司持辯卿與王翱擇明日以故大理卿李賓奏上
曰善二月諭李賢曰錦衣指揮遯杲誣弋陽王奠壘

敗倫醜事今云不實宗室如此它枉行多因下諭曰
刑獄國重事今後陳寃者三法司當審辨毋畏嫌避
疑遂遣右副使李廣駙馬都尉柳錦與杲復往勘之
命都督僉事顏彪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征勦兩
廣僮賊四月虜犯莊浪鎮守都督僉事林宏等擊却
之勅遊擊將軍都督同知和勇統領兩京達官旗軍
殺賊於兩廣脩大明一統志成御製序上諭李賢曰
軍官季俸至關銀十四萬餘府庫入少出多奈何賢
曰自古國家冗食是患今衛官二千有餘員冗矣上
曰令兼支布錢則何如因名賢與吏戶兵三部尚書

議曰議畢且復下廷議不者不惟歸怨朝廷亦怨于爾輩五月中官過南雄有所索於知府劉實不得中官怒叱粹之遂與中官交訟上竝逮治京師上親聽之論治中官罪弋陽王奠壘竟爲暹杲所誣賜自盡六月虜大犯涼州莊浪命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右都督馮宗充副總兵官都督僉事鮑政充左參將趙勝充右參將統京師精銳騎馬萬五千往擊之李賢及會昌侯繼宗吏部尚書翺兵部尚書昂以所在兵災人民艱窘請下寬卹以蘇疲困許之命花木鳥獸梨板及追

馬清匠刷卷採柴之役悉停罷蓋所罷皆民最苦而採柴之役歲省可三十餘萬時所在告訐及採訪事情皆卽遣錦衣官較籍其家李賢言其多枉因勅法司情重者奏請餘悉發巡按御史及所司問治七月昭武伯曹欽有罪下諭文武群臣欽等遂與司設監太監吉祥反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以聞命懷寧伯孫鏜等率官軍討之欽殺左都御史寇深及恭順侯頃之與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從兄都督濬皆爲鏜所敗死執吉祥下獄磔于市并磔欽等屍以徇

詔赦天下

寇深唐縣人永樂間爲都庫生鄉人有謀不軌者應京師告發得爲國子生宣德

控刑部主事正統中以右僉都御史鎮守四川松潘
備募關堡賊池六十餘所哨臺三百七十餘座
備道開鑿山泉諸番皆來送款以功陞左副都御史
食二品俸景泰二年召還未逾月復奉命提督遼東
軍務擒獲妖賊李福惠分遣將士擒斬八犯虜酋左
以寧英宗復辟陞左都御史至是爲曹欽所殺贈少
保諡莊愍深強勁敢任然無學術重以貪鄙殘刻朝
士有背之者睚眦必報初諳事曹欽父子已而疎
之故及諡曰凡朝廷得失生民利病百僚貪暴奸邪
於諡
近侍風憲職皆當言近多嘿嘿畏避權勢今後亡諱
不當者亦不罪寇深旣遇害上諭李賢與六部公舉
可都御史者皆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上曰非端
士也賢曰大理卿李賓司刑日久其年尚少容止老
成上曰善遂用之

李賢曰大理卿李賓司刑日久其年尚少容止老成上曰善遂用之

李賓字義人正統乙丑進士初授大理府推官歷官御史直道著名起遷太僕寺

卿尋轉右副都御史提督永平山海諸處軍務兼理糧餉天順初改大理卿下父母憂兩奪情曹欽反賓率子弟家人挺身奮擊賊平陞右副御史成化改元南都大饑江中盜起陞賓南京兵部尚書滿考來京爵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刑襄流民曠墾實請命都御史原傑撫視之進太子少保賓剛簡鑿黜留心公事每當議政動中機宜錦衣門達有罪廷訊強辨至賓前曰公宜訊我遂引服成化中有奏楊榮曾孫畢不法者實言榮有功朝廷具子孫當寬處之會畢以逃難至京詞連二三大臣賓與焉賓恐得自陳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敏

多死者命工部右侍郎薛遠往視之進封懷寧伯爲侯止其擊虜之役而使馮宗佩平虜副將軍印充副總兵趙勝充左參將與都督僉事李杲充右參將統故所選京師軍往擊之命兵部右侍郎白圭起王竑

爲左副都御史俱參贊軍務八月追封吳瑾爲涼國
公子諡賜葬加吳琮歲祿二百石賜寇深贈諡祭葬
加李賢太子少保九月蘇州濱海諸縣潮挾雨大至
死者萬餘人命賑恤之虜犯永昌山丹抵甘右參將
李恭等追禦之有斬獲十月致書襄王瞻墀曰朕念
宗室至親賢無如叔父茲仰體情尚製神像畫軸服
飾器玩數十品物雖不腆工作頗精朕復製詩賦數
首用寫名藩山川風景之勝以寓嘉美至可日入復
設飯堂于南京給孤貧日二粥如永樂中故事十一
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壬子月有食之壬戌幸南海子

上諭李賢曰左右群小日見吉祥敗稍斂戢近又放縱朕恒戒之曰卽如吉祥豈無功哉一旦犯法不得赦也蓋朕未嘗忘南城時賢對曰善上曰朕五鼓拜天雖足疾不廢拜畢閱章奏亦拜于八廟出則視朝退朝母后畢復視政旣罷進膳飲食未嘗揀擇衣服亦隨宜雖衣布天子也又曰朕宮中讀書觀射如鍾鼓司承應朕唯時節奉母后無事竝不聽觀因與李賢論六部諸臣慮吏部尚書翔老賢刑部尚書瑜工部尚書榮而弱禮部尚書瑁十二月定贖罪例京師多盜命盜發執巡城御史下獄錦衣官較及兵馬司

官皆鎖項捕盜著爲令乙亥幸南海子釋陳循爲民
六年正月丙申朔程鄉賊羅劉寧等糾海賊攻燒揭
賜興定縣劫倉庫復攻圍長樂縣參贊機務右侍郎
白圭左副都御史王竑等分兵巡邊適虜分道寇固
原圭竑與馮宗李杲分擊之有斬獲賜獎勅諭天
下提督學較監察御史等官陳政等朕惟自古帝王
率以興賢育材爲首務學較廢興人材之盛衰治道
之隆替係焉曩嗣位之初爰簡學行老成之士授以
憲職俾專學政行之十餘年厥有成效景泰中罷去
而廢壞日甚今復行舊典命爾等往爾其欽哉夫是

一方表率也率人必先己其務端軌範嚴條約公勸懲俾崇于正學廸于正道庶稱朕簡任之意顏彪等勦潯州大藤峽等處獯賊攻破七百二十一寨斬首三千二百一十七級復所掠男婦五百餘口賜裝勅蜀王悅芟薨三月皇第九子生虜寇靖虜境都指揮汪禮逐出之召馮宗趙勝白圭還勅王竑李杲暫畱防守四月上召禮部尚書石琚琚趨疾上諭李賢曰石琚動止粗疎不稱宗伯朕欲以戶部侍郎張膺易之賢退語琚琚求去上曰琚大臣也爲人誠豈可坐小失退因畱如故而以睿爲戶部尚書五月底午賜

群臣扇及宴扇題御製二詩分賜諸大臣顏彪等勅
龍山等處徭人直抵尋梧廉諸處皆擊勝之賜獎勅
禁在外大小衙門毋增置夾棍等件刑具八月虜人
獨石馬營命脩牆垣屯堡墩臺壕塹于諸邊九月乙
未聖烈慈壽皇太后崩壬申上御西角門諭禮部曰
大行皇太后遺誥服制二十七日除朕不忍朕仍素
冠服視事西角門爾群臣以素服朝參待山陵祔廟
畢乃用淺色衣服以朝都指揮僉事門達請別置錦
衣獄從之時達掌錦衣遺較尉征進兩廣總兵官顏
彪贊理軍務右僉都御史葉盛等獻所殺潮州反賊

四出獄訟甚繁云

征進兩廣總兵官顏

羅劉寧廣西龍山等處徭獍韋公立等首三十五級
十月上大行皇后尊諡曰孝恭章皇后詔天下十一
月甲午合葬於景陵庚子祔廟嚴捕私鹽船令

七年正月郊上病足掖而就事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試院火死者九十餘上憫之命無物色者有司具木
瘞之朝陽門外爲六大塚題曰天下英才之墓改試
於八月致書襄王瞻墻曰朕惟叔父在懷茲特送袍
帶敷事以識愛私叔父鑒之荆州知府張岳九年考
滿荆人奏留許復任上諭李賢曰近聞空中有聲天
譴也宜祈禳賢對曰考之於書無形有聲名曰鼓鈺

君不卹民天下怨叛則妖生焉乞行蠲恤之政上曰朕心也三月頒蠲恤詔于天下封蜀世子友瑋爲蜀王四月辛未奉孝恭章皇后主太廟廣西流賊攻破岑溪鬱林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閏七月追上胡太后尊諡脩其陵寢改殿試于明年裕州知州秦永昌以貪酷伏誅河南前後巡按御史布政按察二司官皆坐罪八月代王仕壘薨九月四川賊悟真等據岳池流劫榮昌遂寧銅梁等縣廣西流賊縱劫廣東雷廉高肇諸府切責總兵官秦寧侯陳涇會廣東副總兵都督同知歐信等勦之十月復書襄王瞻墀曰近

令庶子德王見濬出府荷叔父賜誨靡匪格言顛謝
叔父之嘉訓僉都御史葉盛言潮陽知縣陳瑄能撫
亡而勦寇以爲潮州試知府廣賊流劫廣東廣州甚
亟勅巡撫廣西僉都御史吳禎節制兩廣軍與廣東
鎮守官計擒之十一月萬壽節禮部請賀上曰母后
違養未及大祥朕何忍哉至期御奉天殿群臣如朔
望儀金華民訴其知府瑄貪酷者上密遣官較察之
曰卽不實亦械至調都指揮袁彬於南京錦衣帶俸
閑住巡按四川御史斌故善漏刻博士誠誠使蜀府
斌從誠所受賄賂事覺下獄上曰其拷訊令言御史

行人進士使出似此受贓者有幾若不得問問官罪無赦十二月初以較尉言巡按雲南御史祚貪清軍御史萬鍾淫逮下三法司錦衣具獄上命更訊祚萬

鍾如其貪淫者有幾蓋上嚴墨吏之誅曰貪風息則

天下治

韓雍調陳循墓詩序曰先生平生薦賢一惟至公門下稱爲得人至南陽李原德相繼執

政士君子自重者多不得進而乞哀奔競之徒皆用率向用清議爲之不平旣出其門者多以賂敗英廟知其爲人將圖顯職而害天矣使假以數月原德必不免于殞身欲優游考終得乎是歲廣西

流賊突入蒼梧城總兵官陳涇不敢戰致仕左布政

朱欽出諭賊賊殺之

八年正月乙卯上不豫己未召太子視事文華殿廣

西流賊夜入清遠衛執都指揮尹通按察僉事王鼎
蠻賊破懷集縣及梧州府己巳上大漸名諭皇太子
及太監牛玉於榻前除妃嬪殉葬令命斂衣服毋用
多庚午上崩下遺詔二月乙未上尊諡曰法天立道
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五
月庚申葬裕陵壽三十八上閑習騎射時御琴書自
奉儉約宮壺嚴於外廷臨朝淵默岳峙近侍莫窺其
際百司奏章一覽卽記親自裁決無所旁落嘗與李
賢彭時講論時事賜賢其所食菓至親納之袖中至
具敬天之誠勤民之切臣品心術悉知高下事皇太

后之孝待襄王叔父會昌侯元舅之情禮兼至所以
處宗室戚畹不用恩掩義一代稱聖主焉

臣喬遠曰上始卽位十有四年北廷兩歲南宮七載
豈非天哉自古人君憂患困橫未有如上者也其初
元年嗣統雖賴三楊輔以簡靜邪闖王振尚得干其
間復辟以後總覽明察內臣莫敢奸外臣莫敢貪至
其釋建庶人之囚復胡皇后之號罷殉葬之令廟號
曰英信不誣也孟氏稱動心忍性直其然乎